

2009

向继东 周筱赟 编选

中国民间记事年选

China Report 2009

- 何忠洲 北京60大庆——“蚊子飞过，也要打下来”
张伟 映秀：临时与永恒
蒋昕 最后的“人民公社”
章剑锋 独立人大代表十年浮沉
黄秀丽 与邓玉娇案相关：巴东37天
叶文添 血溅通钢重组 陈国君之死解谜 央视〔新闻1+1〕
孙春龙 周范才 伤恸乌鲁木齐
陈磊 朱镕基，新闻与旧闻（二题）
赵灵敏 民主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对话台湾政论家南方朔
万静波 张欢 党的大小是人民决定的——专访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
唐勇林 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人口政策
陈统奎 立国自有疆，有民斯有土——对话葛剑雄
黄广明 翁倩 龙应台：向所有被时代伤害的人致敬
李宗陶 沙叶新：我遇到的那些真人假人
潘晓凌 “奇官”罗崇敏
黄秀丽 扫黑风暴中的公安局长
潘晓凌 赵一海：不懂我伤悲，何解我疯狂？
吴国清 汤计 草原巨贪徐国元
刘志明 茂名监狱多名高层落马
文菲 辽宁惊爆贪污第一案：女国土局长敛财过亿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向继东 周筱赟 编选

中国民间记事年选

China Report 2009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9 中国民间记事年选 / 向继东, 周筱赟编选.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5879-8

I. 2… II. ①向…②周…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1394 号

责任编辑：温文认 欧阳蘅

技术编辑：薛伟民

装帧设计：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区中心路)

开 本 730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75 1 插页

字 数 45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4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向继东

从民间视角看，2009年的大事，至少应该有巴东邓玉娇案、通钢陈国君之死、“石首再度失守”、乌鲁木齐“7·5”暴乱，还有重庆的打黑风暴……

这本小书，不可能记下当年发生的全部，但还是能看到一个大概：与2008相比；2009是平凡的，可又是不平凡的。去年汶川地震大灾难，收文数篇，几成一辑；今年仅录一篇：《映秀：临时与永恒》。地震一年之后，“眼下的映秀：一个住在板房里的小镇，一个什么都是临时的小镇”，让人感叹人力之渺小，也有几分无奈。“从某种意义上说，映秀镇目前并不存在”——读到这样的句子，确实有点儿苍凉。

2009最大的盛事是国庆60周年。这个庆典，首先是以“中国不高兴”为铺垫的，然后是全民上演爱国大排练，盛况空前。打开本书首篇《北京60大庆》，你不得不感叹：我们的国家是够强大的！你看那电视转播的场面，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气势空前绝后，恢宏而非凡。如果没钱，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同时也得承认：这样的气派是以制度背景作支撑的，世界上能做到的国家也是极少的。尤其是安保网络，层层动员，层层设防，“蚊子飞过，也要打下来”，要多少人力物力啊！说实话，我读过这篇报道，心里五味杂陈。我们是强大了，可我们仍然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社会加速转型，由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涉法涉诉等引发的矛盾冲突仍然很多，相伴而来的信访问题就令基层干部十分头痛。如收入本书的《湖北房县“民办教师法制培训班”调查》、《江苏响水：上访者被强行抓进学习班》就很值得一读，特别是附篇《透视五花八门的“非正常息访”乱象》，读了真不知说什么好。有的基层干部为

了完成上级交代的“息访”任务，想出种种怪招：如人盯人、陪吃喝、“塞红包”、免费旅游，或是“送低保”、“搞公关”，或是“截访”等等。其实，“花钱买稳定”是个“无底洞”，花钱也买不来稳定。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先生认为：“用钱来人为堵塞信访渠道，首先会造成民众的不信任，并有可能促成政治激进主义”，同时也“破坏了信访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其次，“花钱买来的稳定是种假象，它不利于中央真正了解基层的情况，影响国家政策的形成和调整”；三是“贿买”、“收买”信访者的金额没有客观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信访民众的期望值，客观上鼓励了“信访钉子户”的产生，容易在信访民众间造成互相攀比的心理。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等三个文件，规定领导干部要接访、下访等，并从制度上明确了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信访责任，还将下访列入其工作考核目标。因此，随着信访责任制的力度加大，某些地方甚至出现对信访群众的打击也随之升级，比如送精神病院、送劳动教养、强制办学习班等，直接剥夺信访群众的人身自由，或者迫使其写下保证书，保证不上访不告状。其实，从另一角度看，让“领导干部亲自接待群众来访，本身就是一种与现代国家管理职权化原则相背的制度。现代国家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就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如果主要领导可以随意对下面职权部门负责的事情指手画脚，最终的结果就是无人负责。”（于建嵘语）如此，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

本书“吏治”一辑，也许你自会读出心得：我们的政府是如何重视惩治腐败的，揭露出一批又一批贪腐的官员，并绳之以法；但从“世相”一辑中，你又会看到有些官员是怎样的为所欲为、怎样的失信于民，以及整个社会的诚信沦丧，连学术殿堂也充满了令人窒息的铜臭。使人不得不发问：我们的社会怎么了？与此相呼应的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他们生活日艰。有七旬老头因为养老无着，流落街头“抢劫”，为的竟是入狱好“牢有所养”；有身患重症而又无法得到起码治疗的青年，也毅然选择“抢劫”入狱，来换取免费治疗，以他自己的话说，“抢劫就是为了治病”；有象牙塔里愚蠢得抢劫银行的可怜的穷孩子；有无力支付巨额医药费的尿毒症患者，靠自发组织起来，自费购买透析机维持生命的艰难群体；有一一等待死亡的尘肺病人……还有靠木梯和一个滑轮横渡怒江索道、或是被冻死“在风雪垭口附近的电线杆下”的怒江的孩子；还有那些种大麻竟然不知为犯法的麻木的吉西农民；还有熟读《庄子》、遭遇理想危机而永远失踪的乡村青年……

面对这一切，身处酒红灯绿、一片歌舞升平的都市，我无法宁静，又无可奈何。我只能对他们深怀悲悯之心。此刻，写下这懦弱的文字，只希望引起“食肉者”拯救的注意。我们已经实施了许多善政，如城市有低保，有失业救济，农民免税、年满60周岁的农民将实行退休等等，可我们的惠民政策是否可以更多更大一些呢？前不久，在中部某省参加一个学术座谈会议，偶遇当年的老领导（如今已是中部某市市长）。会议结束出场时，他竟一拍我肩头说：“老向，当初我们共

产党革命目标之一就是消灭贫富差别，可如今，我们贫富差别已越来越大了；富的富得惊人，穷的吃饭都成问题……”我本想向他讨教，多聊几句，但见他那么匆忙，转眼间进了等候他的小车。我只得望着远去的小车，想象他良知未泯……

最后还要交代一句，本书是以纯民间立场来编选的，强调忧患意识、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是一切关注当下中国问题而又想了解真实中国的一个好读本；同时，也是不甘于只会写“本报讯”的媒体人的最好读本。如果你能耐心读下去，“人物”一辑或许更值得读。一个人物，一个世界，既有大人物的描述和表达，又有知识分子的思考，还有被凌辱的小人物的无奈“疯狂”。“新知”一辑，初看也许是为了吸引眼球，其实正是中国与世界，或是站在中国看世界的一个视角，除了增长见识，也许还另有所获呢。

2009年11月于长沙

早来的寒流中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向继东 序 1

特 稿

- 何忠洲 北京 60 大庆——“蚊子飞过，也要打下来” 1
张伟 映秀：临时与永恒 6
蒋昕 最后的“人民公社” 11
章剑锋 独立人大代表十年浮沉 19
黄秀丽 与邓玉娇案相关：巴东 37 天 30
叶文添 血溅通钢重组陈国君之死解谜 36
央视〔新闻 1+1〕 石首，为何再度“失守”？ 40
孙春龙 周范才 伤恸乌鲁木齐 48

人 物

- 陈磊 朱镕基，新闻与旧闻（二题） 55
赵灵敏 民主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对话台湾政论家南方朔 63
万静波 张欢 党的大小是人民决定的——专访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 68
唐勇林 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人口政策 77
附：“放开二胎刻不容缓”——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79
陈统奎 立国自有疆，有民斯有土——对话葛剑雄 84
黄广明 翁倩 龙应台：向所有被时代伤害的人致敬 90
李宗陶 沙叶新：我遇到的那些真人假人 97
潘晓凌 “奇官”罗崇敏 104
附：自下而上改是高成本的改革——对话罗崇敏 112
黄秀丽 扫黑风暴中的公安局长 113
沈厚 附：揭秘重庆“黑老大”脸谱 119
潘晓凌 赵一海 不懂我悲伤，何解我疯狂？——“云南裸女”事件全观察 123
附：记者手记 不如带着温度关照生命 130

吏 治

- 韩 永 许宗衡案调查 133
王维博 附：许宗衡的官场抛物线 137
吴国清 汤 计 草原巨贪徐国元 140
刘志明 茂名监狱多名高层落马 143
文 菲 辽宁惊爆贪污第一案：女国土局长敛财过亿 148
李 蔚 “小官大贪”的不光彩样本 154
谭翊飞 穆二小身后的江湖 158
鲍小东 贪淫特警队长的权色江湖 163
郑祖发 顺 军 三位官太太联手告倒卖官书记 170
朱顺忠 纪委书记遭遇“破烂王”敲诈 175

底 层

- 王 晓 怒江的孩子 179
刘志明 种大麻的农民 184
朱顺忠 朱柳笛 郭玉良的106年还债路 189
葛维樱 陈其禄 北科大，抢银行的男孩 193
李珊珊 我们只想活着 199
杨继斌 万州矽肺工人维权之路：他们逐一死去 204
卫 毅 中毒的村庄 209
王 开 马俊岩 青年李家华的坐牢求生路 214
吕宗恕 七旬老农京城抢劫，只为“牢有所养” 219
潘 滨 罗炼出走以后——一个乡村青年的失踪与理想危机 222

世 相

- 朝格图 湖北房县“民办教师法制培训班”调查 229
李润文 李 超 江苏响水：上访者被强行抓进学习班 233

附：透视五花八门的“非正常息访”乱象	238
赵涵漠 市民要求 181 家政府部门公开信息被指间谍	240
刘长 失地农民“敲诈政府”获刑 4 年	243
李海涛 十四年欠款拷问政府诚信——兰西县政府向 47 万百姓借修路款 1323 万至今未还	247
黎广 那些消失在福利院的超生女婴	251
钱昊平 农民举报村支书被“示众”后判刑	258
叶铁桥 来扬 一个教育局长的“职务后”突击	262
王俊秀 张国 严查之下高考舞弊仍禁而未绝	267
田国磊 马慧娟 叶铁桥 《商场现代化》敛财“有道”	272
丁东 附：如何治理学术期刊随想	276
田文生 世外桃源何以成为空心村	278

新 知

张雄 陈良飞 刘晓中 探访中缅边境：果敢战事全镜头	283
附：缅甸掸邦四大特区	292
刘小童 朝鲜边境纪行	293
尹鸿伟 越南劳工非法“入侵”中国	301
甄静慧 香港特色，“二奶”的天空	307
韩福东 眷村里的光阴故事乡愁中的宝岛一村	313
炫风 罗婷婷 杨禹章 Julio 自传：Still alive in Guang Zhou	318

特 稿

北京 60 大庆 —— “蚊子飞过，也要打下来”

何忠洲

至少有五道防线、二百多万人口，正在直接护卫“十一”之前的北京。

防线最远伸至河南、内蒙古、天津等外围省市与河北的交界之处，往里至北京城区，围绕京畿，层层布防；二百多万北京和河北的安保力量，从学校、检察院、行政机关等各个单位走上街头，放下原有的一切工作，遍布各个要害。

这样一张规模庞大的大网，官方形象地称之为“护城河工程”，它的目的只有一个：保卫京畿，维稳至上。9月22日，记者乘车从五道防线的最外围向北京行进，一路不停受到检查。一道道防线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在紧张地检查来往行人和车辆；路边，时隐时现的是戴着红帽子、红袖章的志愿者。

国庆前夕，护城河工程所撒下的网，在竭尽全力地将不稳定因素截在京畿之外。

这意味着，由奥运发端的一套稳控体系，伴随着60周年国庆的实演，已经在中国最终建立，并在今后逢“重要时刻”而会不断启动。

铺 网

五道蛛网般的防线，最外面的一道设在外围省

市进入河北省的各个路口；往里，第二道设在河北省内距京较远的地市；第三道防线，为环京区域的各个进京路口；第四道，进入北京市，以四环、五环路为依托，在昌平、大兴、通州等近郊环城带地区设置卡点；最里面的一道，以二环、三环为依托，在北京城区内设置卡点。

这其中，环京区域的各进京路口是关键。

如果从东面进京，香河是最后一站。作为北京的毗邻县，有13条进京通道从香河经过，3个乡镇19个村街与北京接壤。

在此居住和做生意的人，更愿意用另外一种称呼来介绍本地：京郊。

拱卫京畿便是它必然的使命。香河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国庆安保水平将超“奥运水准”。

杨海洋是香河县国庆安保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当地国庆安保整个队伍的情况是：23名骨干力量组建了指挥部办公室和综合协调组、情报信息组、舆论宣传组、督导检查组等，620名包片干部、8000名志愿者——接近整个香河人口的三十分之一——分担各村口、路口、桥梁涵洞的守卫。

这只是国庆安保名义上的专职人员——他们所有别的工作全部停下来，只做国庆安保一件事。

而实际上，政府序列所有的人都被要求投入到国庆安保中。县直机关所有的正职干部被要求取消休息日，全天候值班。所有警察都被要求到第一线，上街上村，同时给警察队伍配备了冲锋枪、防爆毯、金属探测仪、防暴射网器、防毒面具等装备。

每个志愿者，从村组、乡镇到街道、桥梁、涵洞、发电厂等，被要求三班倒，佩戴统一标识。“全天在岗，死看死守”。

每天，都必须填报当日安保情况。

所有的情况被汇总到杨海洋这里。

为保证这个临时成立的机构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同时制定了相应的考核机制。“守土有责”与“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是不言而喻的责任划分。

在奥运期间，有些地方，每隔50米就分兵把守，路边、桥边、涵洞边，帐篷一溜儿地摆开，晚上都灯火通明。

9月初，记者看到，进京的路口，每当通往北京的公交通过时，安保志愿者便入车检查身份证件和乘客所携带的物品。有时候，车里的乘客就两三个人，入车的“红袖章”却近十个。

为了保证责任到人，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了督导检查组。四处查访查岗。县司法局副局长侯会文是安平镇块区督导小组负责人。9月中旬，他乘车带着记者巡查一圈，所有的志愿者都态度恭敬。

所有的活动都是需要钱的。县里为此准备了专项经费。具体数额，杨海洋以涉密为由未曾透露，并标明是以奖代补，等到国庆之后由县财政再统一核算。

不过，可以参照的是奥运安保。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奥运期间，县里原本预计2 1000万元的额度，后来实际上花了2300万。“很多任务临时下来，都需要花钱。”

他说。等到有些设备买好投入运行，奥运都已经临近尾声，不过国庆安保正好派上用场。

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香河县财政收入是6亿。

不过，既是政治任务，就不能够考虑成本。

杨海洋说：“就是一只蚊子飞过，我们也要像打飞机一样把它打下来。”9月初，全县的每一寸土地都已经在图纸上被扫描过几遍，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专门的人负责注视。

大网铺就，一切就位。

督　　查

在安平镇街口执勤而百无聊赖的大爷看到有人坐下来和他说话非常高兴，“恐怖分子？我从来没看到，还真想看看长的是啥样。”不过，这并不影响恐怖分子成为预想敌，压紧每个人的神经。

在一次动员会上，当领导列举“3·14”、“7·5”事件，表明恐怖分子在北京的严打下，将潜伏于香河这样的周边地区伺机行动的时候，一个素来幽默的干部插了一句嘴：“跑到我们这鸟不生蛋的地方，我们要好好接待一下。”结果被领导瞪了一眼：“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那些与北京毫无关系的偏远村庄，也被要求全副武装，同样值班。与安保并无直接业务联系的机关、事业单位，正职干部也都被要求取消休息日，全天候值班。

县法院政研室主任巨凤霞对记者说：“没事也要当作有事来守。”相比恐怖分子，更让他们有压力的实际上是督查组。

督查组来自县里，也来自省市。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河北省委政法委书记张越，就曾经暗访省内的几个检查站，到香河103国道安平检查站时，两辆故意携带30余根“两响”爆竹的暗访车都未被检查出来。这在当时被通报批评。

与香河相邻的一个县，一位刚上任不久的副镇长，奥运值班期间被查出脱岗，被当场免职。

这样的例子被不断提及以作警示。

最近，某县直机关，负责执勤的干部上洗手间期间，督导组进入大门，碰巧门卫打水去了，这也被记录下来了。门卫被辞退，机关的负责人被罚款一千。9月21日，记者和一位机关干部在县委旁边吃午饭，但才坐下，该干部就焦灼不安：“万一查岗就不好办了。”不过，实际的生活并非时刻那么紧张。

在下乡的日子，这些干部很快和当地村民熟悉起来。值班的日子比较枯燥，真正需要盘查的也并不多，唯一可做的就是聊天。本乡本土，很快就熟悉起来。

一到中午，村民们便拉扯着值班人员到家里吃饭，天气热了，还有村民主动烧了茶水送上来。

这样的日子，对于香河来说，每年都会有那么一两次，一切习以为常。

对下乡的干部来说，这就是本职工作的一部分，业务也不受影响，因为不少单位都人满为患。“你就是再调这么多人上街去试试，一样啥工作也影响不了。”一位在路口执勤的干部说。

严控

香河县所在的廊坊市政法委负责宣传的官员对本报记者说，香河所属的廊坊市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矛盾排查调解和对黑恶势力打击的全民覆盖体系。

一个由淑阳镇起步，作为矛盾纠纷排查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三位一体”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已经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三位一体”，既表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者有机结合的大调解体系，也代表着一系列的调解机构。

这个网络最开始起源于廊坊市香河县淑阳镇。一张当年由三个人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手绘出来的淑阳镇下辖各村村民情况列表图图腾般地摆在淑阳镇政府的一楼，上面每个村民居住位置、大致情况、所在村庄负责人等情况，一览无余。这个2003年创造出来的方式，如今已经发展成为贯穿整个廊坊市，并推向整个河北省的一套内部网络信息平台。

不久前，记者在香河县“三位一体”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的内部平台看到，随便点开每个村，代表党员的党旗、代表村委会负责人的印章、代表正闹纠纷农户的红十字……一览无余。宗教背景、有无犯罪前科、是否正在上访，目前的处理情况与处理时间期限，各种资料详尽而完备。香河县政法委办公室张主任告诉记者，由国网通开发的这个平台，花费十余万，只有县乡镇三位一体调解排查中心固定的电脑才能够进入，设密后也只有固定的人能看到。在当地纠纷调解与排查的体系中，最下端是以小喇叭为标识的十户调解员。

在香河，以每相邻的十户为单位，调解中心确定一个村民为调解员。

廊坊市广阳区某村曾有几个村民在奥运和“两会”期间有异常举动，但是还没出村就被截回，如是者三四次，这是十户调解员在发挥作用。因为是乡里乡亲，居住邻近，所以一举一动全在十户调解员掌握之中。

十户调解员——村调委会——乡镇调解排查中心——县调解排查中心，这样一条线，使得廊坊成为一个矛盾纠纷信息可以迅速为整个政法部门所知的系统。

香河县政法委办公室张主任称，三位一体体系的建立，将社会治安管理延伸到每个家庭、每个人。

在一个十户调解员看来，调解工作最为常用的一招就是发动有公职的亲属前来做工作。一位县直机关干部说，“领导告诉我的工作就是不让我弟媳再闹，什么时候工作做通了什么时候我回去上班。”廊坊市政法委的官员对记者说，廊坊是河北省综合治理的标兵，历年都是受表彰的地方。香河历来是平安县，12年来中央政法委“长安杯”的获得者。

民 间

虽然在政府序列，国庆安保高度紧张，一般民众却并无更深的感触。

出租车司机老张说，与以前唯一不同的是，天空中突然见到前所未有的成群战斗机——这里离通州阅兵村并不太远。

至于检查站、出门必须带身份证，一切早已经习以为常。起码每年北京的全国“两会”，这边都会如此。“北京一有事，我们就忙活。”宣传部负责人说。

在地点偏远的香河凌家吴村路口，村民们看到新的商机。有村民在检查路口边开起了餐馆。过往车辆因检查需停下来，有的司机便干脆下来吃点东西再走。虽然生意仍然寥落，但对于村民来说，多少也是一点收入。

县城里的宾馆生意则受到一定的影响。每天都有没带身份证的顾客上门，然而没有一个宾馆敢留，因为“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发现一个店就开不成了”。

在香河家具城里一个足浴吧，贴出声明：有人造谣我店窝藏小姐，特此声明保留追究责任（原文如此）。

不过，对于最底层的志愿者来说，紧张似乎并不全属于他们。每个人都在为各自的生计而奔忙。也有志愿者不讳言安保有时候存在一些形式主义。“我们不能和北京比。”守在路口的老大爷指着几米开外的北京地界说。

这里离北京通州区的西集镇只有一路相隔，但两边却泾渭分明。那边，道路平整宽敞，干净整洁，太阳能的路灯一溜儿排开；这边却道路不整，尘土飞扬。虽然两边谋生一样，收入也差不多，但是西集那边的社会保障要好得多。老人到了六十，每个月交5元，就可以领到285元的社保。

一路之隔，级别也不一样，县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那边一个镇都是处级，我们县才是处级，级别不对等，沟通都麻烦。”不过，不管怎样，国庆渐渐临近，“欢度国庆”的横幅已经挂在大街上，大红灯笼也被捡出来清洗干净。

几天前晚上11点的时候，记者从香河家具城驾车进北京。那天晚上，正是国庆彩排，“欢度国庆”、“十一，你好”的横幅从车边闪过。记者经过鸟巢时，突然间，烟花齐放，覆盖了整个天空，一时灿烂无比。

（选自《南方周末》2009年9月24日）

映秀：临时与永恒

张 伟

—

从某种意义上说，映秀镇目前并不存在——如果你也承认，单靠废墟和铁板房并不能搭起一座城镇。这里仍旧有很多人，在镇子四周，身穿橙色制服的外来工人溜达着，脸上沾满灰土。在小镇西部的神箭大道上，妇女和儿童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裳，坐在货车后面招揽生意。此外，就是那各式各样的旅行者，他们撑着伞，戴上墨镜，背着硕大的旅行包，跟在手持红旗的女导游身后，在镇里穿行，并不时停下来拍照。

事实是，这里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是一座由短暂的繁华堆积而成的板房小镇。只是你不能说这就是映秀，它顶多只能算作过去映秀的一个倒影，或者，从旧映秀拾起的一副骨架：店铺里没什么生意，麻将桌被搁置起来，或者支在不容易看见的地方。街道上那些脚步匆忙的人们，多半并不相识，甚至，这里根本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听不见鸟叫，连撒欢的猫和狗都难得一见。这并不是一座过往川西小镇应有的模样。

如今，在映秀，一切给人的感觉都是暂时的。人们住着蓝顶和白墙搭起的临时住所，与临时的邻居拌嘴，孩子们在临时的校舍里七嘴八舌，公务人员在临时的办公室里清点着商铺数量，审核着结婚材料。有时候，这里连婚姻都像是暂时的，十几对破碎的家庭不知不觉就拼在一起，没有仪式，有的甚至不需要法律手续。当一男一女，并肩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就无声宣告了一段新生活的开始。

在一家板房商店的门口，坐着一个眉头皱起的女人。她50来岁，穿着印花的绸布上衣，脚上拱着拖鞋，暗暗发愁。她说，没有房子，她不能踏实下来重新规划生活。不到一年的时间，她搬过3次家，就在前几天，镇干部来告诉她，现在的住所马上要被拆除，她又要搬家了。

“过一天，算一天。”这样的不安定感不仅属于她，也潜藏在许多人心里。尽管商店里已经摆满所有需要和不需要的货物，尽管笑容早就爬回人们的脸上，但要找回安稳的生活，只怕还为时过早。

6 安稳的生活曾经有过，但与映秀镇一起，被从平地上抹去了。地震在一瞬间完

成了第一步，它把有热闹集市和曲折小巷的映秀镇，摇成大块的断壁和挂满裂纹的危房。从那之后，人工的拆除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炸药和推土机一起用力，残缺的城镇轰然破碎、倒塌，然后被填埋。一个月以前，人们还能指着废墟，辨认出从前的市场和自家房子，而现在，那里什么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一片平地。

在推平的废墟之上，一个新城镇正在被规划。映秀太小，它被两条大河和几座山峰团团围在中间，除了废墟底下那一片平地，根本找不到落脚之处。因此，人们怀着复杂的情绪，接受了这个有点残酷的现实。他们刻意不去想新房子的下面将会埋着什么，那可能是许多曾经温暖的家庭、热闹的店铺，也可能是永远甩不掉的记忆。

二

对于过去，人们情绪的确复杂，这从他们对待废墟的态度便可看出。“漩口中学”遗址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它就伫立在映秀最大的板房区北侧，隔着一条马路，每天来来往往的人，都免不了看上几眼。不过，地震后完好立在楼上的“漩口中学”4个红色铁制大字，被人摘了下来，扔在废墟一侧，生了铁锈。

另一座建筑的命运更加曲折。在人们迫不及待将废墟推平的过程中，它原本已经被爆破，向北倾倒，但忽然传来消息，说镇上要保留几片废墟作为将来的旅游景点，于是，它连忙又被保护起来，还进行了加固。

在许多年以后，人们也许只能通过这些废墟，追忆从前的映秀镇是什么样子。但现在还不需要，因为那一切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一个脏兮兮的瘦小男人，抓起一幅平面图用手比划着，路从这里进来，这是交警大队，这是农业银行。然后，他用寥寥数语复活了整个小镇。

如果你在镇上走，停下来和每一位幸存者闲聊，就可以凭借他们平淡讲出的细节，拼凑出小镇映秀曾经的模样。那是一个让人满意的地方，热闹、富足，每个人都能在脑瓜里搜集出最好的片段。刚刚初中毕业的小静喜欢逛街，对她来说，那个小镇很大，她能钻进一条条弯曲的巷子，找出藏在巷子深处的服装店、卡拉OK歌厅和网吧。读6年级的马红秀喜欢去山里玩，她把秋天的落叶捡回来，满满地夹在书里。而那个81岁的老妇人虽然只剩下一颗牙，却攒了一肚子故事。她能从几十年前开始回忆，并给外来的客人唠叨起最细碎的个人恩怨。

几乎所有人都愿意提起一个叫“市场”的地方。那是个集中了所有繁华记忆的十字街头。平房和楼房密密麻麻地挨着，服装店挨着五金店，不远处又有铁匠铺，最有名的烧烤店和最大的录像厅相距只有几分钟路程。最干净的是牙医的小铺子，而理发店里的小姑娘打扮得最好看。

现如今，黄土和瓦砾替代了牛羊和少女。唯一立在空荡荡的地面上的，是两棵黝黑的老香椿树。60岁的罗术清就站在那里，喃喃回忆起过去。老香椿树原先就在他的院子里，他舍不下自己那十几间小青瓦屋顶和白瓷砖墙壁的房子，舍不下院子里那棵十几年的李子树。再过一个月，李子一熟，整个大院儿里四五户人家的小

孩子都该来偷李子吃。但是，房子倒了，有的老邻居死在倒塌的屋子底下，李子树也被砸断，只剩下枯黄的树桩子埋在土里。

地震夺走的这一切，牢牢刻在他心里。老罗用自己沾满泥巴的黄胶鞋尖四处画着，哪里是自己的院墙，哪里是排水沟，都清清楚楚，甚至连几年前刚盖起的厢房地基线在哪里，他都能从一片泥土之上指出来。他在这里住了30年，生了两个儿子，养着8头猪，如今，只剩下那两棵大儿子生下不久就种下的香椿树，以及没有被埋住的黑运动鞋、木桌子腿和竹笊篱，证实着他的记忆。

但这些支离破碎的情节，并不能再现这个曾经拥有1.8万人的小镇全貌。就好像满满当当充塞在板房里的那些旧家具和旧电器，也并不能把人们带回过去的生活。这都是从废墟底下挖出的家产：被砸碎了边儿的白瓷花盆里种上了花，但已经干死。鸟笼里没有鸟，摩托车灯被砸碎，冰箱和电视机上也带着裂痕。这是从倒塌的房子里抢救出来的仅剩的财产。

三

在映秀，如果你愿意，你能听到许许多多关于房子的故事。

渔子溪村一对老夫妇，拉扯着一大家人，花光了全家19万元的积蓄，盖起了两层楼房。地震前的那个春节，他们带着全家人，高高兴兴地住进了新房，准备安度余剩的岁月。枫香树村的一对夫妇，把几年来赚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修房子上，赚一笔，就修一点，最后修起来的房子，有950平方米。这样的故事说都说不完，每个人说起自己的房子来，都带着骄傲和满意的神情，不论是裸露的水泥墙，还是种满阳台的花，都会被形容很久。

如今，房子没了，也就意味着一切都没了。一种被称作“根”的东西，也随之而去。住在板房里，他们最关心的仍是房子。前几天，有的干部召集人们开会，告诉他们，将来的房子要花钱买，而且价格不菲。

开会回来，许多人叹着气，眼睛里又蒙上了一层雾。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没有房子，“做什么都没有底气了”。

但没有底气的日子，仍然有板有眼地进行着。有一家开在板房里的旅馆兼饭店，桌椅是从倒塌的学校里搬出来的，漆着黄色油漆的椅背上带着编号。而老板并不避讳，他有最充分的理由：“我们要生活呵。”

在其他地方，一张桌子和一口锅是不能被称作饭店的。当然，其他地方，旅馆也不该是这个样子：分到一间板房的老妇人带着孙子挤在其中半间，另外半间用衣柜隔开，放一张床，铺上政府免费发放的被褥，就可以招揽客人。要价很公道，20元一晚，“电视可以归你看”。

人们在寻找着一切可以赚钱的办法。而旅馆和饭店是最简单的办法。镇上第一家旅店去年10月4日开张。到如今，人们甚至可以在其中享受到无线上网。饭店的菜架子上有最常见的时令蔬菜和鱼肉。当然，价格并不便宜，因为交通不那么便利，别处卖两元钱一斤的西红柿，这里要卖到5元钱。